當代社會中的典範人物

—張作錦筆耕出自己的成就

高希均

（一）求學坎坷，得獎當然

張作錦十六歲離鄉隻身來台，先是從軍、逃兵、街頭「遊民」；稍後考進政工幹校，因肺病被退學；二十八歲考上政大新聞系，又險被「勒令退學」，幸有教育部「姑念該生」的批示，三十二歲終於大學畢業，獲得平生第一張文憑。

「我的求學路，兩個字：坎坷」，作者在回憶錄中總結。

當馬總統在 2015 年頒贈總統「文化獎」；2016 年又頒贈「二等景星勳章」給張作錦先生時，張夫人坐在第一排，面帶微笑，全神貫注，自己也受邀觀禮，太為老友興奮了；一個新聞人二年內獲得國家元首二項大獎是前所未有的。

「他的得獎路，兩個字：當然」，這是我的觀察。

這個生命波折及才華被賞識的故事，只能在一個開放社會才容易出現；這本回憶錄也就值得細讀。

（二）走向新聞，展現長才

張作錦政大畢業後，苦盡甘來。孔子說得好：「三十而

立，四十不惑」。一九六四年進入聯合報，展開了從「遊民」到「報人」的新聞專業之旅。

1970 年代是一個年紀輕就要擔重任的改革年代。從新聞系畢業只有 11 年，四十三歲的張作錦就出任聯合報總編輯。

在台灣經濟起飛意氣奮發的七〇年代；在台灣民主夾雜民粹的「寧靜革命」中不寧靜的八〇年代；在大陸和平崛起，台灣內部分裂，兩岸關係不確定的九〇後年代；進入二十一世紀，兩岸差距變成逆向發展年代，張總編輯或在現場採訪報導，或在編輯台上取捨新聞，或埋首撰寫重要評論。

書中第七部作者對與所敘述的十位學者（如余英時、許倬雲、沈君山）都有深交，也有相近的理念。這些人共同擁有深厚的中華情懷，民主法治的堅持，公平正義的落實，開放社會的建立等。

他是台灣半世紀新聞事件變化中，站在第一線的見證人及號角手。他主編的報紙，他選用的記者，他邀約的評論，他自己的文章，都使我們變成了聯合報長期的忠實讀者。

（三）「好人」有「好報」

把「好人」有「好報」來歸納王惕吾創辦人領導下的聯

合報系，再恰當不過了。重用了「好」的「人」（如張作錦等），才能辦出「好報紙」。

在張總編輯六年任內（1975－81），他對聯合報編輯部所堅持的工作態度，與所做的調整，既貫徹王創辦人的「正派辦報」，也符合現代創新精神。例如增設專欄組、副刊組、民意論壇，推動內部訓練人才，獎助優秀年輕作家，創辦中國論壇雜誌，舉辦文學獎項，舉辦座談會等等。

編輯部的這些創舉，如用一九八〇年代後西方管理學名詞來解釋，那就是：「藍海策略」的運用，「競爭力」的提升，「附加價值」的創造，「執行力」的貫徹。

我從沒有把「聯合報」視為是一個典型的「企業」，因為王惕吾先生辦報的目的不是「利潤極大化」；而是一面要體察國情，另一面要善盡「社會責任」。附錄中敘述了王創辦人動輒千萬台幣及百萬美金支持文教事業的慷慨捐贈。當聯合報能同時兼顧到這幾個面向時，就接近了完美的平衡。對讀者而言，它在時事分析與新聞報導上不斷地愈來愈好，既鞭策了政府，也鼓勵了民間，更增加了全民的視野。這就帶動了社會的進步。

（四）筆耕下的成就

張社長做為我們創辦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的推手，他一共為天下文化寫了九本書，主編了四本書。每一本書都有重要的論述：如：《牛肉在那裡》（1988），《誰在乎媒體》（1996），《一杯飲罷出陽關》（2006），《誰與斯人慷慨同》（2012），《我們生命裡的七七》（2014，主編）。

毫不誇張地說：做為一個當代知識份子，都不應當錯過這些好書。

此刻，他發表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姑念該生》。這是「天下文化」繼八月出版《郝柏村回憶錄》後，對讀者的另一大貢獻。

（五）第四位典範人物

在過去的文章中曾提過：對三位人物的尊敬與仰慕：李國鼎資政、郝柏村院長、星雲大師。這些典範人物自己都要與他們有三十年以上的相識，並且理念及政策上有共識；常向他們請益與往來。此刻要增加一位：張作錦社長。

半世紀的交往，如果拿英文說：作錦兄就是 a decent man, a trusted friend, a great writer。

綜合作錦兄的特質，我的歸納是：

• 做人：誠懇、守信、有分寸、不炫耀，做到別人不易做到的人。

• 做事：正派、負責、創新、貫徹，做別人不易做到的事。

• 文章：敏銳、犀利、感人，見人所未見，言人不敢言。

這就說明為什麼他得那麼多新聞獎、文化獎、成就獎，是那麼地「當然」及「自然」。

（六）閱讀是永遠的老師

沒有張總編輯的約稿，不可能在七〇年代起開始寫文章（助理幫我計算從 1975 到今年四十餘年，在聯合報共發表了 300 篇左右，令自己都不敢相信有這麼多），也就不會想到辦雜誌；更不可能在八〇年代初，我邀約了他、王力行及殷允芃討論創辦雜誌的可能性。先是「天下雜誌」（1981），後有「天下文化」（1982）與「遠見雜誌」（1986）的逐步問世。（參閱本書第七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文）。作錦作為創辦人之一，不論在紐約與台北，一直把他的書給天下文化，把專欄給遠見。

面對當前「五缺」（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台灣最缺的還是典範人物。張作錦先生是個真實的、勵志的、可學習的典範，應當透過各種傳媒方式來推薦，擴散，包括要說服作老拍攝成紀錄片或影片。

1949 年大遷徙中來了一百多萬大陸各地的人民，今年 2019 剛好是七十年。七十年來他們及他們的下一代，奮發圖強，救了自己，救了台灣，也救了中華民國，外省人與本省人早已是一家人，共有犧牲及貢獻。

張作錦先生在這個大變局中，能從「逃兵」變成「報人」，正是奮鬥的典範。回首半世紀的人生，作老真是：一無所懼，走向新聞；一本初心，滿載而歸。教育部及母校政大早應從「姑念該生向學心切」改為「感念該生成就非凡」。

閱讀使我們謙卑，文字、報紙、以及書本所產生的力量，是我們永遠的老師。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